

中共政治運動史上的一樁奇事

批林整風的理論來自偽造的家信

● 溫 故

【提要】毛澤東掌政大陸後，發動過十多次規模不一的政治運動，每次運動前毛都要發表講話或文章，闡述運動的必要。但卻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運動，毛並未發表任何文章或講話，只提供一封從未公開過的寫給他妻子的私人信件，全國就跟著動起來了。那政治運動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後的「批林（彪）整風」。

但幾十年後查明，那封信純屬子虛烏有的捏造。八億中國人民竟圍著一封假信團團轉，這在中共政治運動史從未有過，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毛澤東與林彪鬥爭

三十四年前（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十三日，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內訌攤牌，林彪倉惶出逃，摔死蒙古溫都爾汗草原。隨之中共中央下發文件，要全國老百姓開展批林整風。

下發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作為中央文件附件的毛澤東寫給他妻子江青的一封信，信中說他早就懷疑林彪不是好東西，只是沒公開說而已。這封信成了那場批林整風唯一的理論依據。那場運動已過去三十四年了，二〇〇四年六月，中國大陸《當代出版社》出

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幾十家單位上百位專家編寫的，由中共理論權威鄧力群把關的巨著《文革檔案》談到了「批林整風」運動，也談到了那封信，但一反歷來頂禮膜拜的虔誠：

「中央文件的附件中，那封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的信被當作最重要的一篇，信中毛澤東表示了對林彪有關政變和個人崇拜的講話不滿和不安。毛澤東同意公佈這封信似乎在於說明他對林彪早就覺察。但這種作法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進一步增加了人們的疑問」。（《文

革檔案》第二二〇四頁) 為什麼老百姓對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有疑問? 信的來歷如何? 現在到了該回答的時候了。

一封很奇怪的私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出逃消息傳來，大陸老百姓驚得目瞪口呆：被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寫入黨章、寫入憲法(草案)的副統帥一夜間竟成了叛徒、賣國賊，那毛澤東「洞察一切」、「一貫正確」之說豈非成了欺人之談? 毛澤東也急於找一個說法來證明他真的是「洞察一切」的「一貫正確」，以緩解他面臨的尷尬局面。不久，毛號召開展批林整風，說是要清算林彪反黨集團罪行，中共中央隨之下發《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通知》，同時還下发了《毛澤東同志一九六六年七月給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以下簡稱《毛江私信》)作為中央文件最重要的附件要求全國學習。因為該「信」含有毛

對林不信任的字句，可用它來證明毛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東西，以平息老百姓對毛「一貫正確」的疑惑。此後全國八億人民學習這封私人通信長達半年之久，對林彪的批判實際上也成了全民進一步體會毛澤東「洞察一切」的運動。然而人們總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不早不遲的，正好在林彪出事後立即冒出這樣一封信? 它又如此準確的回答了人們關心的問題?」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底牌終於出來。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北美文匯週刊》(Sino Times)第三五七期以《張玉鳳揭毛澤東晚年秘密》為題刊登了當年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女士對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後的一些回憶，在「關於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給江青信的真偽」的一節中，含有這樣的字句：「後來(毛澤東)主席、汪東興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張玉鳳女士當年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兼管毛的生活起居，是名副其實的貼身秘書，知曉毛晚年的一切公私機密。毛死後，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張還以毛生前身邊工作人員的特殊身分去毛紀念堂一走，在公眾面前亮相，以示她曾是一位得到過毛特殊關照的人物，因此她所透露的關於《毛江私信》是偽信的結論絕非小道消息。但說的過於簡單：例如毛在世時，老百姓連寫錯一句「最高指示」也會引來殺頭大罪，那康生、張春橋二人為何不怕殺頭，敢於偽造整黨信件呢? 而毛澤東對此居然欣然接受，究竟是毛澤東給了康、張兩人特殊任務? 還是兩人為了向毛邀寵而熱昏過了頭? 這些最起碼的問題應有個說明。筆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一次北京公出時，曾接觸到一九九八年初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人民日報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解放軍報研究室等四個單位，在中央書記處的委

託下，對《毛江私信》的真偽問題所作的專題研究和所得出結論的材料，對《毛江私信》的偽造經過有比較系統的了解，深感毛澤東和他身邊一班人的處事方式非正常人所能想像，把它寫出來真是一份研究毛澤東執政奧秘的好教材。

《毛江私信》出籠經過

《毛江私信》出籠經過是這樣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深知在老百姓面前大失面子，任何自圓其說都會漏洞百出，真是走投無路，那幾天「脾氣特別暴躁，動輒拍臺子，捧茶杯，撕文件，罵人」（參見上述《張玉鳳回憶》）。但毛不去思考他對發生九·一三事件應負的責任，更不想向黨內外認錯，而是苦思計策，以保住「高瞻遠矚，洞察一切」的形象。經過一番思索，終於來了主意。就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的第七天，毛召集了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中

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還有警衛團長汪東興談話，告訴他們說，他對林彪早就有警覺，只是要讓林彪有一個發展過程，林彪沒跳出來，他就不能講。還神秘兮兮地說這個意思只能告訴給江青聽：「我還給她寫過信，可能她早已忘了，信也扔掉了」。

毛這番話是在粉碎「四人幫」後，從繳獲的張春橋日記中的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那天記錄中查到的。

毛澤東到底有沒有寫過這封信，屬他和江青之間閨房秘辛，旁人無法論定，但康生、張春橋兩人從那「信也已扔掉了」這六個字中立即明白他們該為領袖作些什麼。在繳獲的張春橋日記在九月二十日記載中就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無產階級革命者在嚴酷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中，要發揮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膽略、智慧和手段，來維護主席的崇高地位，這方面康老（指康生）對我影響不小，我們都為革命，

為主席出了個好主意」。這段文字中的那位康老究竟為「維護主席的崇高地位」出了一個什麼「好主意」？在粉碎「四人幫」兩年後，對康生的審查中（注：其時康生已死），在繳獲他的日記中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那天有這樣的記載：

「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為了維護主席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為了維護主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光輝形象，為了維護主席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正確領導地位，為了維護主席思想的純潔性，在一些材料上作出補救、增加，是革命事業（的需要），對敵鬥爭的需要」。

這繞口令般的黨八股明顯的不是一般寫日記，它是在表明心跡，要把他自己幹的某一件事驚天動地大事寫下來給後人看。把這番話同張春橋同一天的日記相對照，就明白無誤地說明這一對毛澤東的好學生，「為了維護

主席崇高地位，要在一些材料上作出補救、增加」到底是什麼含義了。

康、張兩人「在一些材料上作出

補救、增加」後，在同年的九月二十三日的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上，康生突然宣佈：「我這裡有一份內容廣泛而又深刻的文件，就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給江青同志的信，大家讀後，就會加深對偉大領袖的熱愛」，接著就把信交給江青，由她宣讀。兩星期

後的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決定把這「信」定名為《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同志的信》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按中共中央以往下發文件的常規，毛澤東在上面親筆作了批示：「同意，作為中央文件附件下發」。

在康、張二人偽造的那封「家信

」中，毛澤東究竟是怎樣「早就懷疑林彪不是好東西」的呢？原來康生、張春橋在「信」中編造了這樣的一些段落：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往下）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講改變的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一些提法，我總感不妥。我那幾本小書（指毛語錄），真有那麼神通，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看來不同意他是不行了。在重大的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此事現在不宜公開講，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他們都是這樣講的，公開講了，就潑他們的凉水幫助了右派。」

這樣的幾句話，即便毛澤東真的講過，也只能理解為他對林彪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一些不同意見，絕對得不出「早有懷疑」這樣嚴重的結論，否則何來把國家主席劉少奇、國防部長彭德懷整死，把林彪寫進黨章，成為毛的接班人的後續故事，因此拿這樣的幾句話來為毛「洞察一切」撐腰近乎荒唐。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中

共整個輿論機器把林彪宣傳為毛的親密戰友，老百姓連喊一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也需補上一句「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以求得平衡。因之若有材料能證明毛對林曾有過意見，那怕是片紙隻字，也恐怕只是關起門來對自己老婆講，毛也算得上「眾睡我獨醒」，就可把當年對林彪鋪天蓋地的吹捧推給宣傳部門，自己依然當「洞察一切」的領袖。更有進者，「信」上說，毛對林不僅有所懷疑，但只是悄悄地關照自己的老婆「不宜公開講，只能對你講」，那毛不僅是「高瞻遠矚」，而且是「顧全革命大局」的模範，形象就更加高大了。所以毛看完政治局通過的報告，御筆一揮，同意下發全國就很自然了，但事後毛說：「這件事，我是違心地接受的」（引自《張玉鳳揭毛澤東晚年秘事》）。

偽信傳達遭遇反抗

還必須一提的是，在那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下發那封偽信時，有人婉轉的表示了不安：「黨內是否會有同志對信的內容難以理解」，對這樣一個很自然的疑問竟形成了一段奇特的決議：

「誰（對此信）產生懷疑，誰就是對主席英明偉大的懷疑，誰就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共同敵人。」

但毛澤東心裡並不舒坦。據張玉鳳回憶，偽信下發後，毛有一天不動聲色地問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和汪東興黨內外關於此信的反映和議論，想從他們口中探聽到一些虛實。周、張、江卻異口同聲的回答：「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顧全大局，讓林彪有個暴露過程，全國人民對主席的英明決策十分擁護」（引自《張玉鳳揭毛澤東晚年秘事》）。毛討了個沒趣，十分尷尬。

不過毛澤東擔心倒也不是多餘的。他治下的老百姓本來都在等待毛會

如何來解釋他的親密戰友出逃事件，

毛不僅不給任何解釋，反而要求老百姓要老老實實坐下來學習這封《毛江私信》，哪可能沒有強烈反應。在傳達那封「信」後不久，上海便出現一張「反動」標語，是一位化名「千夫指」的勇士寫的，全文為：「走投無路，奈何出此下策。已陷千夫所指，它年定遭馬嵬坡前局」，顯然是拿唐明皇、楊貴妃馬嵬坡前遭兵變的生離死別故事警示毛、江兩人快快改弦更轍，這是極端形式的反抗。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務書記的馬天水立即下達死命令：「不管活著的和最近死去的都要查對筆跡，一定要把『千夫指』查出來，這是一場保衛毛主席、保衛江青同志（它年免遭馬嵬坡前局）的偉大門爭」，學習《毛江私信》成了保衛毛、江的鎮反運動。上海市某高校的國際政治系一位教師只是說了一信寫得真好，是馬列主義的重要著作，可惜傳達晚了幾天，要是九·一三

事件之前傳達就好了」，立即被當做

「懷疑毛主席，懷疑江青同志」的「千夫指」嫌疑對象審查，被鬥得死去活來。群眾看透了這場學習玩的什麼把戲，積極性何從談起？（注：「千夫指」最終沒有被查出，毛死、江擒後，也沒有他的消息。九十年代中期，上海《新民晚報》曾刊登紀念文章《千夫指，您在哪裡》公開呼喚那位勇士站出來，仍未見響應。「千夫指」是誰成了（上海）文革的一謎？知情者讀到此文時望告）。

在向政工幹部傳達此「信」時，立刻帶來思想混亂，只緣九·一三事件前不久，全國各系統政工幹部正在開展「批陳（伯達）整風」（此次整風對黨外嚴格保密）。那陳伯達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因一九七〇年秋在廬山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媚態十足的作了「毛澤東是天才」的發言，毛卻一反常態把陳訓了一頓，陳不服氣，說他只是重複林彪關於毛

是天才的提法，並無大錯。毛龍顏大怒，問題立即升級為「拉林副主席下水，陷害林副主席」，惹來了「批陳整風」。中共中央下發文件時還加發了一個附件《陳伯達攻擊林副主席罪責難逃》供全國政工幹部學習。正當政工幹部們學到興頭上時，出了九·一三事件，來了「批林整風」，也下發了中央文件的附件（《毛江私信》），卻忘了說明不久以前發下的「批陳整風」文件是否繼續有效。政工幹部們牢騷大發：到底陳伯達攻擊林彪副主席「罪責難逃」呢，還是毛澤東懷疑林彪「高瞻遠矚」？兩個附件廢掉哪一個！最後中共中央來了緊急指示：「批林整風包括了批陳整風，批陳整風文件應停止學習並回收」（《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面「千夫指」的標語相比，這算是一種「軟反抗」。

本來都在幸災樂禍地等著看笑話，卻等來這樣的一封信，真是怒不可遏。當時的知青，日後成為中國著名作家的徐友漁，在他的回憶錄《驀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月第一版）一書中的二一八頁上就生動地記下他被強令學習《毛江私信》時的憤慨：

「我被這封信激怒了，我簡直未料到（中共中央）還可以這樣愚弄人。林彪事件是一個關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事件，毛江夫妻之間私房話怎能證明毛澤東就沒有責任？而且還說是先知先覺？官方解釋矛盾百出，你相信這封信的哪一方面，就會在另一方面露出破綻。」

《毛江私信》傳達到部隊，事態變得更加險峻。在林彪大紅特紅時期，部隊中有不少幹部通過正常途徑向上反映意見而被打成反黨亂軍受處分，此刻幾乎都爆發出來：「我們旗幟鮮明的反林彪被打成反黨亂軍，他（毛澤東）只表示了一點懷疑倒成立了洞察一切，公理何在？」還有更尖銳的：「我們通過正常途徑反對林彪被說是成反黨亂軍，那老人家把最高統帥（毛）對副統帥（林）的懷疑這樣的國家機密透露給自己老婆該當何罪？」

「我們通過正常途徑反對林彪被說是成反黨亂軍，那老人家把最高統帥（毛）對副統帥（林）的懷疑這樣的國家機密透露給自己老婆該當何罪？」

對付這局面，南京部隊下屬一軍區專門下了命令：「討論《毛江私信》時，會場不得帶武器」，這是歷來政治運動沒有過的規定，哪裡還能有正常的「批林整風」。

《毛江私信》傳達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時，立時激怒了一代人，他們

「為什麼官方不認錯？為什麼毛澤東本人不認錯？既然企圖以一貫的手法愚弄人，人們也只能得出自己的結論，再也不認為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了。」

下來政工幹部們的學習會上，就只剩下「英明偉大」「洞察一切」等套話，誰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含義。同前

識青年時，立時激怒了一代人，他們

徐友漁和他的同齡人就這樣得出

自己的結論，走上矢志揭露文革罪惡，揭露個人迷信禍害的道路。

不過不知就裡認真學習這封偽信的人也不少，這在中共壟斷一切宣傳渠道，正常的人群無法獲知事物真相的畸形社會中，是「正常」的現象。但也有一些把學習《毛江私信》看作為進身之階的阿諛之徒，競相把廉價的贊詞奉送毛澤東，以圖秋後高昇。

更滑稽的是少數聽黨話的「學者」，居然對此「信」開展學術研究，直到九十年代末，還有人在自言自話，例如一本專門研究毛澤東的專著，收進了一篇叫做《我對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的認識》的論文，竟有這樣的字句：「……信的作者（毛澤東）作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以對歷史負責的大無畏精神，對自己作嚴格的剖析，是後人學習的榜樣……」，這樣的研究真是白日見鬼。

假作真時真亦假

還有一件幽默不能不記：林出逃後，毛命令御林軍八三四一部隊對林彪官邸破牆穿壁，掘地三尺，實施毀滅性抄家，果然抄到了林的手書：「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這印證了《毛江私信》中毛對林的懷疑的確為「洞察一切」的英明，因而為批林整風添了一把薪火，翻來覆去的把林彪批得臭不可聞，這句話幾乎成了林彪的形象代名詞。但當時有誰知道那場批

「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批林整風」竟也信奉「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可謂世紀幽默。值得深思的是：林彪那句「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究竟「寫」於哪一年？在什麼背景下寫這句話的？前後文又是怎樣說的？中共中央至今未向世人公佈過載有那句話全文的原件。史學家自然會問：林彪寫這句話是他的真實思想的內心獨白呢？還是他學習了毛澤東思想後的切身體會？或者是他同毛澤東長期共事後對毛的策略

手腕的由衷感嘆？或者什麼都不是，只是一段被掐頭去尾的，同原意大相逕庭的文字串。（註）這些不能靠一闕而上的批判，只能在有關的原件公開後裁定，而支撐「批林整風」的《毛江私信》是假貨卻已無爭議。中國有句老話：「假作真時真亦假」，既然這麼重要的「批林整風」是一場假字當頭的政治遊戲，那毛澤東發動的其它一系列政治運動是不是也含有「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成分，這個世紀性的大問題現在就呈現在中共面前了。望中共以國家利益為重、人民利益為重，能敞開胸襟面對歷史的拷問，如是，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完）

【註】：這裡有過歷史教訓，當年盛傳的毛澤東寫給華國鋒的條子「你辦事，我放心」，證明毛對華的信任，但江青在審判庭上當眾聲明，後面還有一行字：「有事找江青」，意思就不大一樣。